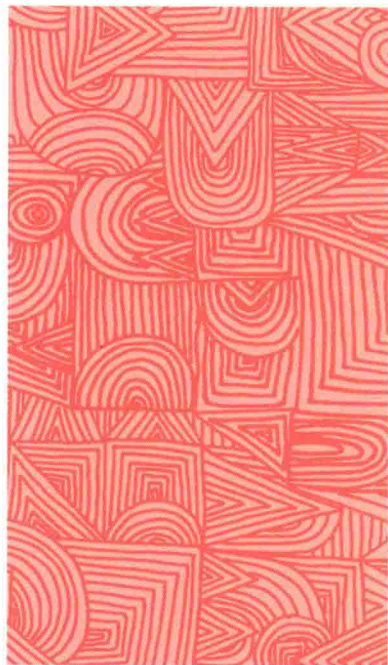


继《生命河》《市长不在家》《新县长》之后
这是作者又一部力作



李建军
高建群
陶纯
温亚军
联袂推荐

航宇
／
著

THE CITY
OF
MA LIU

麻头的城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麻六甲的城

航宇◎著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 江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麻六的城 / 航宇著. -- 北京：三辰影库电子音像出版社，2018.2

ISBN 978-7-83000-311-1

I. ①麻… II. ①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9562 号

书	名	麻六的城
作	者	航 宇
出	人	王六一
版	行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发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媒体村天畅园 4 号 1306 室
行	址	http://www.sunchime.cn
社	制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网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开	数	342 千字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字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版	号	ISBN 978-7-83000-311-1
印	价	42.00 元
书		
定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目 录

Catalogue

第一章	03
第二章	11
第三章	24
第四章	34
第五章	38
第六章	46
第七章	56
第八章	60
第九章	70
第十章	78
第十一章	88
第十二章	97
第十三章	106
第十四章	120
第十五章	146
第十六章	156
第十七章	169
第十八章	185
第十九章	191

第二十章	197
第二十一章	209
第二十二章	222
第二十三章	242
第二十四章	264
第二十五章	275
第二十六章	281
后记	288

故事纯属虚构，
请勿对号入座；
情节如有雷同，
纯属是种巧合。

——作者郑重声明

第一章

如水的月光温柔地行走在西京的大街上。

忽然，太阳就像孩子可爱的笑脸，兴高采烈地挂在天边。这时，街道上便有身着各色服装的俊男靓女成群结队匆匆地从人群中风样般划过。节令已经完全进入了盛夏，那些亭亭玉立的妙龄美女们，手里撑着色彩鲜艳的太阳伞，鼻梁上架着款式时尚的太阳镜，高昂着自信的头颅，脸上绽放着甜美的微笑，迈开那修长的双腿，踏着轻盈而欢快的脚步，潇洒干练、气度非凡地行走在这个城市繁华热闹的大街，霎时街道上便形成了一道迷人而亮丽的风景。

一环套着一环，环环相套起来的一座城里，布满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蛛网般交错的一条条大街、一道道胡同，楼与楼之间的街道上那犹如潮水一般涌动的车流和人流。那些操着不同口音肤色各异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就在这样拥挤不堪的环境和骚动不安的心境中苟延残喘地生活着。同时，为了生活而不断地穿梭着、忙碌着、苦苦地挣扎着。

然而，居住在环环相扣、层层环绕的大城市里的人们多么想走出去，站在视野开阔的塬上，伸着疲惫的懒腰，舒展地长长出上几口气，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享受啊！而城外的人又钻头觅缝地想冲进来，以为大城市就像他们梦想中的人间天堂一样，这不正是钱钟书大师小说《围城》里所描述的情景吗？那么麻六在这样的城市里到底得到了什么而又失去了什么呢？

麻六曾无数次痛苦不堪地思索这一切。

这一切对于常常徘徊在城市边缘地带的麻六来说，是多么不堪回首又痛不堪言，他仿佛就像做着一场惊魂不定的噩梦一样……

这是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在这样黑漆漆的夜里，听不到任何的声响，就连常常在夜深人静里爱吵叫的猫头鹰，也不知跑到什么

地方去了，给这个平静的夜晚增添了几分静默和恐惧。此时，在西京闯荡了十几个年头的麻谷岔村民麻六，一脸愁容地回到生他养他的麻谷岔，呆呆地站在村头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两只眼睛死鱼般地望着远处起伏连绵的黄土山，时不时吮一吮快要流到嘴里的鼻涕，嘴里还不停地呢喃着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麻六说不上来自己此时此刻心里到底有多么痛苦多么难受。回想那时候，他是多么风光地一路欢歌离开麻谷岔，走进了举世瞩目的大城市，在一个让村里多少人向往的大型建筑工程公司当上了工人。十几个年头的热热闹闹、风风火火就这样行云流水般地过去了，在他生命如日中天的时候，由于单位进行体制改革，他无可奈何地告别了机器轰鸣而又红火热闹的建筑工程公司，灰头土脸地回家了。

刚没工作那会儿，麻六的口袋里多多少少还有一点敲狗脑的碎钱，可是现在连那点碎钱也所剩无几了，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毫无选择地面对现实，重新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一条路。

麻六苦苦地寻找过，但都被拒之门外。无处可去的麻六，只好眼含泪水地返回他的老家麻谷岔。

快回到家的时候，麻六害怕村子里的人看见他现在这个样子，便在村子外的一条荒野山沟里磨蹭了老半天时间，等天完全黑下来，路上再碰不到什么人了，他才沮丧地朝麻谷岔村子里走去。

麻六漫不经心地走到村头，站在他小时候常常玩耍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回想和感受着生活给他带来的无比艰辛和巨大灾难，深深体会到人是如此渺小又是这么不可思议，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我还是回来了……”

麻六站在村头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不知怎地泪流满面。

此时此刻，麻六挎着他那破旧的黄色帆布挎包，像小偷一样从村头拐角的地方绕过去，悄悄地从他家那道坡里爬上来，跌跌马趴地从他家门里溜进去，还没等他在脚地上站稳，猛然听见多年没叫的猫头鹰站在他家对面山岭的土圪尖上，发出几声惨唤的叫。

嘿呼！一声。

嘿呼！又是一声。

这时候，父亲正仰躺在他家窑洞里下炕的铺盖卷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一双皱巴巴的眼睛微微闭着。

母亲盘腿坐在他家那盘光板土炕上，她的头深深地埋在自己的胸前，一副低眉瞌睡的模样。

老两口看见儿子突然从门里走进来，感到又惊又喜。惊的是儿子这么晚怎么灰头土脸地回来了，是不是这小子在外边出了什么事？喜的是儿子终究没忘记老两口，老远跑回来看他们来了。仔细算一算，儿子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回过家了，甚至给他们写回来的信也越来越少。如果儿子不这样还好，他越是这样没心没肺，老两口心里越是不踏实地对他牵肠挂肚。

父亲看见儿子从老远的西京市回来了，忙探着身子在炕棱石上把手里那支劣质的带把把烟一灭，赶紧溜下炕棱，手忙脚乱地从儿子肩胛上接下了那个破烂的黄色帆布挎包，嘴张了几张，好像想问儿子几句什么话，但他又激动得什么话都没能说出来。

母亲这时候也从炕棱上溜到了脚地，颤微微地走到儿子跟前，不停地在儿子浑身上下拍打着，并喊叫着让麻六的父亲赶快到院子里去搂柴，她那心爱的儿子肯定现在还没有吃饭。

麻六痴呆呆地站在脚地上，眼含泪水，他从进得家门到现在，几乎什么话也没给父母说一声，就像从西京市里回来突然变成了一个哑巴。

麻六看着父亲从门里出去搂柴，母亲忙着走到灶台跟前，拿起马勺就往锅里舀水。他却灰着一副脸，倚在炕棱石上，眼睛看着窑顶上吊着的那个微微泛黄的电灯泡，不紧不慢地对母亲说：“妈，你别做饭了，我不饿。”

父亲费劲马趴地搂着一捆柴走到灶台跟前，听见麻六说这话，木愣愣地站着。

母亲看着倚在炕棱石上面无表情的儿子，再扭头看看搂着柴愣在灶台跟前的她男人，不明白儿子今天回来到底是怎么了？

夜是很静的，仿佛能听到两位老人此时此刻站在灶台旁心跳的咚咚声响。

老两口都僵硬地站在灶台跟前，愣愣地看着倚在炕棱石上的麻六，不知道在这时候究竟该给他儿子说句什么话。

“小六子呀，妈问你，你是不是跟你媳妇闹架了？”母亲趑趄着走到麻六跟前，身子不由地抖动了几下。

“没有……”麻六心不在焉地对他母亲说。

“那是人家单位上批评你了？”父亲放下搂抱着的柴禾，站在后脚地里问麻六。

“没有。”麻六说话的声音有气无力。

“那你到底是怎么了？”老两口几乎同声问麻六。

唉！麻六呀你个麻六，你可从来不是这样，也从来没有像今晚上回来这么垂头丧气过。以前你每次从那个西京市里回来，人还没进得门，声音就先传进来了，不是亲热地问妈长妈短，就是关心地问爸的身体怎样，还给我们

已经快要入土的人带回来不少好衣裳好吃喝，都是大城市里正时兴的那些稀罕东西。

显然，今天儿子从西京市里回来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不然他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

你看他满脸愁容的那个样，脸上一点笑影影也看不见。父亲扑闪了几下一对皱巴巴的眼睛，拖着沉重的脚步，呼沓呼沓地走到麻六跟前，手在衣服口袋里摸了一阵，着急得也没摸到什么，便用一只皱巴巴的手搁在麻六的腿上，万般焦急地问：“小六子，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快给爸说呀。”

麻六的头直直地朝窑顶上吊着的电灯泡那个方向歪着，也不敢用正眼看父亲和母亲一眼，两只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但他硬撑着没让它流出来。老半天，他才转过脸，看着父亲和母亲说：“我让人家给打发了。”

什么？老两口显然没有听明白麻六说的话，但他们一定知道那不是什么好消息，不然怎会把麻六变成这个样子。

麻六知道老两口没听明白他说的话的意思，便用同样的口气对他父母说：“我现在没工作了……”

“你这是怎弄的呀……”父亲眉头皱了几皱，焦急地问麻六。

“是人家不要你了？这可怎么办呀……”母亲急得浑身抖个不停，而且还不高不低地哭起来。

“你不是干得好好的吗？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是不是你犯什么法了？”父亲十分不安地又往麻六跟前挪了挪，着急地追问麻六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然，这不是简简单单麻六一个人没有工作了，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在西京城市里他那婆姨娃娃将来怎么办的问題，这可是一家子的大事情。

如果麻六没工作还可以回到麻谷岔种地或者干一些别的事情，可他在西京城里的婆姨娃娃愿意回到这山沟沟里来生活吗？

现在，麻六被老两口追问得实在有些招架不住了，而他又一时半会儿给他们解释不清楚，便连鞋也没脱就从炕棱爬上去，躺在父亲的那个铺盖卷上，闭上眼睛，老两口再问他什么话，他都不吭声了。

老两口在这时候就像两根木头一样立在脚地上，焦急而不安地眨巴着眼睛，然后都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躺在铺盖卷上的麻六。

土钵钵窑洞里一下子很静，静得几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他家窑对面的土圪尖上站着的那只猫头鹰，过一会儿就声音沙哑地号叫几声。

嘿呼！一声。

嘿呼！又是一声。

父亲扭过头，看着电灯泡映照着的白花花的窗户，心里难受得几乎快要死

了的光景。他现在连支劣质纸烟也顾不得抽一口，两只手不知道该放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此时，他听见那只该死的猫头鹰的号叫，心里就有些慌乱，真想从门里跑出去，一把抓住那只猫头鹰，把它的嘴巴捏成烂泥。

“你他妈现在给我凑什么热闹！”父亲在心里恶狠狠地骂着对面土圪尖上那只该死的猫头鹰。

麻六把头沉沉地搁在铺盖卷上，竭尽全力地不让眼泪流出来。母亲慌得不知该怎么办，在脚地上拧了一阵，然后把鞋脱在炕棱根，爬上了炕，盘腿坐在麻六跟前，不断用她那干巴巴的手揩眼泪。

对面土圪尖上的那只猫头鹰号叫了一阵，便静下来了。窑里什么声音也没有。父亲看了看躺在铺盖卷上的麻六，又看了看坐在麻六跟前泪流满面的老伴，便一扑沓蹲在门跟前，双手抱住头，也支支吾吾地哭起来了。

应该说，这是麻六家有史以来所遭受到最沉重的一次打击。麻家人老三辈都在黄土里扑腾吃食，好不容易麻六有这样的机会，抬头挺胸地走进了西京这样的大城市，成为麻家有史以来第一个走出农门的人，这是麻家至高无上的荣耀啊！而朴实善良的父亲和母亲，从来就没指望儿子能给他们挣回多少钱，只要麻六能够亮堂堂过上大城市里人的那种幸福生活，并且一辈子不出什么事，老两口就心满意足了。

那时候母亲常常会得意地在村子里的人面前炫耀，我家还有出门人，而这个出门人不是在乡里县里，是在红火热闹的地方——西京市。说不定再过上几年，她那宝贝儿子还能在西京这样大的城市里谋个一官半职，到时候他们老两口就是死了，也会死得高高兴兴、风风光光。

可是你看现在，他们的儿子不仅没能在西京那样的大城市里好好呆下去，而且狼狈不堪地又回到了麻谷岔，这怎能不让老两口伤心落泪呢？

父亲想到这里，支支吾吾的呜咽变成了号啕大哭。“啊呀，我的老天呀，你为什么要这么整造人哩。啊，嘿嘿嘿……”

麻六听见父亲和母亲越哭越上劲，便一闪从铺盖边坐起来，瞪起两只可怕的眼睛吼叫说：“你们哭什么哭，我又不是死了？我就不信这辈子再没一条路可走了，还不信活人能让尿给憋死不成。”

麻六这一吼，一下就把他的父母吼得不哭了。老两口睁大眼睛，眼巴巴地看着麻六，不知道他小子还有什么日天的本事。

事实上，麻六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被西京的那个建筑工程公司宣布打发回家的那阵子，说什么也想不通，憋在家里睡了好几天，心里烦得要命，便想回老家散散心，等心里完全平静下来，再好好考虑该怎么办。其实，他心里明白，公司精简人员那是大势所趋，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企业

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大举措，更何况他是合同工身份。虽然他被公司打发这件事心里一时半刻接受不了，但冷静下来再想想，这样的结果总比挤在一起看着公司一天天倒下去要客观理智一些。现在公司确实不景气，市场竞争那么激烈，单位经营日渐亏损，领导之间驴踢狗咬，一线工人人心涣散。麻六想，把他打发了也好，长痛不如短痛，月月在公司里领那可怜巴巴的一点生活费，还不如腾出身子自己另干点别的事情。

当然不是说麻六现在思想觉悟有多么高，他心里也十分不痛快，也曾站在公司的大门口骂过几回娘。可他又一想，他还有力气，得好好谋划着干点实事。麻六在铺盖跟前坐了一会儿，便从炕棱上溜到脚地，把父亲从门跟前扶起来，让父亲坐到炕上，他很想在这时候到院子里去散一散心。

父亲看见麻六要从门里往出走，一把拉住他，死活不让他到外边去。

母亲看见麻六这阵势，慌忙爬到前炕，祈心祷告地拉住麻六的另一条胳膊说：“好，我的娃娃呀，你可要听妈的话，一定要把事情想开些，你可千万不要有什么想不开呀……”

“我又不是去寻死。”麻六看着拉他的父母说。

“天这么黑了，你干什么去呀？”母亲死死地拉着麻六不放手。

“你要想出去，也要等天亮了以后，你愿意到什么地方去都行，今晚上就是不让你出去。”父亲接住母亲的话劝着麻六。

麻六被两位老人拉得立在炕棱根，几乎动弹不得。其实他现在就是想出去走走，甚至到对面的山岭上无拘无束地跑上一阵，再声嘶力竭地吼上几声。他觉得现在家里的气氛太压抑了，连喘口气他都感到有些困难，几乎快要把他闷死在窑里了。

母亲拉着麻六胳膊的手不停地抖动，急得几乎快要爬在炕上给他磕头的光景。

父亲把麻六的胳膊抓得很紧，生怕他跑了一样，而且连哭的功夫也没有了，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的脸，满脸的惊慌。

麻六看见父母这样，也不再强求要到哪里去，只是对父母说：“你们别拉我行不？我哪儿也不去了。”

两位老人拉麻六胳膊的手这才慢慢松开，但他俩仍然不放心地在麻六身边一左一右守着，仿佛麻六只要走出门，就会彻底在他们老两口面前消失掉，他们再也不可能见上儿子一面一样地死活挡着。

对于麻六的父亲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不幸的一件事情，他一辈子本本份份地在土地上劳作，也没什么大喜大悲，就是麻六到西京市去当工人，他也没有过分高兴过，反而觉得儿子不在他身边，多少有些不安然，尽管别人羡慕

他，说他生了个有出息的好儿子，到西京给他赚大钱了，但他不知因为什么总是高兴不起来。虽然说他现在种的地不多，可他一人一手的，好多活路都得求人帮忙。在那个时候，他也曾萌生过这样的念头，想让儿子回来跟他一块种地。但他很快又把这个念头给打消了，觉得他的这些想法根本不现实，儿子好不容易走出去了，怎能再把他叫回来呢？再说，现在儿子回来也吃不下这苦。儿子在大城市里生活惯了，适应了城市里的那种生活，不像在麻谷岔，一出门就要爬山，想不到刚刚过去十几年时间，他那儿子不用他往回叫，就让人家给打发回来了。

现在父亲绝对不是怕人家把儿子打发回来，他害怕的是儿子在西京的家还能不能保住，你总不能让人家城里人也跟着他农村的儿子回到麻谷岔一块种地吧。

父亲想，说不定他儿子在西京的那个家马上就要完蛋了。

麻六看见两位老人可怜巴巴地一直站在他跟前，便把两只鞋脱到炕棱根底下，扭身从土炕里爬上去。两位老人这才放心地从炕棱里爬上去，坐在麻六跟前。

此时，窑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就连爱号叫的猫头鹰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父亲看见麻六安静地躺在铺盖卷上，便手忙脚乱地在衣服口袋里摸了一阵，但他什么也没摸到。其实，他在寻找他的那盒劣质烟，那盒劣质烟就在炕棱石上放着，只是他心里紧张，一时半刻找不上。

这时候，母亲凑到麻六跟前，看着麻六的脸，结结巴巴地对麻六说：“你一天还没吃饭，想吃什么？妈去给你做……”

母亲直至现在还把他当小孩一样看待。

“哎呀，我的妈，你再别让我吃了，我实在不饿。”麻六愁眉苦脸地说。

“不吃就算了。”父亲苦口婆心地对麻六说，“麻六呀，我可实话告诉你，你小子现在也不小了，千万不能遇到一点事情就这样消沉下去，你晚上给我好好睡上一觉，也别想那么多，没工作就没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在老子这里工作不就行了，世界上劳动的人一层哩，老子一辈子在土疙瘩里扑腾不是照样过来了。不过依我看，你在西京没那个工作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外面的那些大城市，都是些花花世界，太可怕了，没有在咱农村老家这么实在。在老子这里，你小子想动弹就多动弹一会儿，不想动弹就陪你妈在家里乖乖呆着，山里那点地，老子一个人都能种了……就是……就是……”父亲想说什么话却没有说出来地突然打住了。

可麻六心里非常明白父亲想给他说什么话，父亲不就是担心他在西京的那个家嘛……

其实，麻六在西京的那个家早就名存实亡了，只是他没有给他的父母亲说这一切的根由罢了。而事实上，即便他给父母亲说了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应该说什么作用也不起，反而还会给父母亲带来不该有的烦恼甚至更多的痛苦。他想，与其这样，还不如什么也不给他们说。因此有关西京市他家里那些难以启齿的事情，他就根本没有让他的父母亲知道，权且当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然而，麻六心里是这样想了，但毕竟不是什么高兴的事情。现在他也不知道他以后的路怎么走。是留在西京，还是回到麻谷岔，他心里一点数也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再让他想起这些痛苦不堪的事情，他实在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内心无限悲伤的情绪，不由地呐喊了一声：

“我的家呀，可让我把你给毁了。”

麻六转身趴在土炕的铺盖卷上，哭得像没奶吃的孩子一样。

第二章

麻六至今都想不起来昨天晚上他是怎么睡着的。

当麻六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把白花花的细碎光点潇洒地洒在了他们家雪白的窗户纸上。

麻六一直就这样直挺挺地躺在炕上，屎尿实在憋不住了的时候，他趴在家门口，看看院子里有没有人，然后像小偷一样鬼头鬼脑地跑到院子墙崖根那个茅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处理完屎尿，慌乱地手提着裤腰，风一样跑回家。好像他做了一件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害怕让村里的人知道。

父亲在麻六醒来前，就已经到山里劳动去了。临走的时候，父亲还给母亲安顿说：“儿子这两天心里不畅快，你多开导开导他，他想吃什么，你就给他做得吃去……”

在父亲眼里，麻六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听到父母说这些话，心里非常难过，索性把被子蒙在头上，任眼泪默默地尽情流淌。

哭了好久的麻六再也睡不着了，他很快从被窝里爬起来，刚要穿衣服，就看见母亲眼泪汪汪地坐在他的跟前。

母亲看见麻六从被窝里爬起来了，忙揩了一把眼泪，看了看麻六，什么话也没敢说。其实不是母亲不敢跟他说话，而是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老人家知道，被人家打发回家这件事对儿子的打击绝不比对他们老两口的打击小，儿子没经历过这么大的折腾，如果当初想到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老两口说什么也不会让他到西京去的。其实西京有什么好，不就是楼高、车多、地方大、人多吗？还能再有什么呢？唉，当初怎么就没想到这些事情呢？

看着麻六快穿好了衣服，母亲忙溜到脚地，走到灶台跟前，很快往锅里舀进了水，一扑沓坐在灶台下给他烧洗脸水。

麻六扣着纽扣对烧水的母亲说：“妈，你别烧水了，我用凉水洗脸就可以

了，在西京我常用凉水洗脸。”

“凉水洗下病怎能得了。”母亲说着，仍然往灶火口里塞着柴，柴火把母亲的脸烤得红扑扑的。

麻六不由得想哭，觉得自己太不像话了，回来不仅给父母帮不上一点忙，还让两位老人跟他担惊受怕。因此麻六连扣子也没扣就跳下炕棱，急忙跑到灶台旁，一把扶起给他烧洗脸水的母亲，自己坐在灶边添起了柴火。

母亲看见麻六再不像昨天晚上那个样子，皱巴巴的脸上也舒展了很多。她老人家心里想，不管穷富贵贱，只要儿子能够天天活得好好的，就比什么都好。母亲这样想的时候，便问麻六：“你想吃什么？洗完脸妈就给你做得吃。”

麻六低着头一个劲地烧火，母亲给他说话，他压根儿就没听见，因此他就没有做出一点反应。

水已经烧开了，开水的热蒸汽在满窑里乱蹿，但麻六仍然没有停止烧火的意思。

“憨娃娃，再不敢烧了，现在都烧成开水了，你还烧……”母亲舒展的眉头又紧皱了起来。

当然母亲并不是在责备麻六，她看见麻六傻呆的样子，心里就感到非常难受。

麻六承认自己完全陷入被打发回家的事情上难以自拔，觉得自己连不识字的父母都不如，不能正确面对现实，觉得被打发回家就是给父母丢脸了。因此母亲这么一说，他只能给母亲强挤出一点微笑。其实麻六的笑完全是装出来的，他一点也不高兴，全是为了安慰母亲才露出那么一点欢喜的微笑表情。

此时麻六从灶台旁站起来，揭开锅盖，看着开水在锅里欢快地跳跃，他扭身在后脚地寻了一只洗脸盆，用马勺在锅里使劲地搅了几搅，然后舀了一马勺开水，又把凉水掺和了一些，觉得不烫了，便把他的头全部泡在温水盆子里。

锅台上的洗脸盆里，就像放着一颗刚从屠宰场捡回来的猪头，麻六稀疏的头发在洗脸盆的温水里漂浮着，细细的水蒸汽在麻六瘦长的脖子间游荡。麻六两只手撑在锅台面上，仿佛只要他把手松开，那颗头就会沉入盆底再也浮不起来。

母亲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麻六。

麻六紧闭着双眼，把他的头放在热水盆里静静地浸泡着。

母亲站着站着就有些站不住了，一把扳住麻六的肩膀，硬把麻六的头从脸盆里拉出来。麻六头上的水便像瓢泼大雨一般往下流，急得母亲动声动气地对麻六说：“傻小子，你要急死妈呀？”

麻六说：“我把头在水里泡一会儿舒服。”